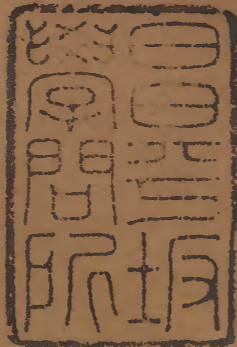


上蔡語錄

序目上



漢書門	
九四三九	號類
一〇八函	架
一四二冊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漢書
一〇八函	架
一四二冊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91)
函號	299 47



儀封張大中丞重訂

謝上蔡先生語錄

正誼堂藏版

謝上蔡先生語錄序

淺草文庫

程門四先生言規行矩有鄒魯儒學之風其効用于世稍稍建白者獨龜山楊中立耳它若游若呂皆不得志以老而沉頓下僚歷落輻軻則上蔡先生為甚夫以先生之才之學誠得

一展所長其英爽磊落之氣足以修
政立事亦豈下于龜山而歷尹州縣
詔獄褫官不見收錄閱今六百餘載
論語說之外僅傳其語錄三篇上蔡
之不幸也雖然道之將行也名顯身
尊而功立其將廢也行修經明而言

立余讀上蔡語錄其理本身而具其
教卽世而興小而名物之陳大而綱
常之紀開之盡其物而充之有以達
其材防之多其途而養之有以全其
性蓋其所鍾者粹所用者弘故能成
其學而得其統宗乃遭際坎陷不獲

發舒於朝著則天也上蔡何憾焉胡
文定公一見而執弟子之禮厥後閩
學淵源半歸文定則上蔡之爲也或
頗詆其近禪蓋上智之資驟聞師說
見其上截而妄希高妙然其生平得
力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克治之

功強力不倦卽朱子猶畏之且所惡
於禪學者謂其寂滅虛空率天下於
無用耳今上蔡博通史學有上下今
古坐言起行之思每論列時事反巾
揜袖精悍之色猶見於睂端有體有
用又何疑焉伊川之言曰此人爲切

問近思之學明道先生亦曰由求之徒可以知上蔡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

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重刻上蔡語錄序

道果在于言語文字之間乎道不在于言語文字之間則言之繁者道之漓也文之著者道之晦也聖賢亦何樂于是哉六經四書之作固已出於聖賢不獲已之心自是之外奚容以多喙乎大道衰而微言絕煨燼于秦糟粕于漢刑名術數佛老雜出于魏晉隋唐又况新學行于熙寧黨議起于元祐在明道之責者目擊時弊心切隱憂奚容泯默而無言也上蔡語錄之作愚誠有以窺其衛道之心矣先生以英果明決之資為切問近思之學與游楊輩頡頏程門師友之間討論義理剖析幾微其所著述固將發

斯道之關鍵爲後學之指南遠紹鄒魯之傳近承伊洛之緒者也是編之錄乃所以闡明道蘊羽翼聖經其體之也足以修身盡性而德妙于日新其擴之也足以參贊彌綸而業臻于富有是以紫陽朱夫子彙爲成書以淑來世河也服習而誦讀之亦有年矣歲壬戌承乏是邦恭謁祠下既慰仰止之思而郡伯龍灣徐公方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謂是錄舊刻歲久駸樓遂捐俸重梓以公天下既爲序以引其端復命河序其後因爲述其本末以志私淑之意云爾

嘉靖壬戌秋常熟許河謹叙

上蔡先生語錄序

聖人之道具載六經發明於孔曾思孟之四書六經四書之外無書矣歷世諸子百家雖各倡爲之言卒不免支離駁雜牽合鑿碎適足以病道豈直貽六經四書之累乎哉至宋大儒周程者出接夫孟氏之傳得六經四書之旨而性理之學復明其遺書語錄刊行天下與六經四書家傳人誦維時有若上蔡謝先生與楊中立游定夫呂與叔同學於二程夫子之門先生篤志力行在游楊中尤爲超越故論語有說隨語有錄論語說已行於世獨語錄未傳晦庵朱文公嘗徧求之有得乃正其訛舛彙爲三卷自書于

後者可考也夫文公有求于言爲言之載道也先生何得於斯言哉良以得于二程靜坐之教而主敬焉耳故先生語敬是惺惺法卽心之惺惺可見先生之所從事得古聖賢之心學著之言者六經四書之理致如布帛菽粟毘切于人之日用而不厭焉者其爲語錄與周程張朱者均之有補于斯道未可以六經四書之外例訾之也正生平知有先生語錄求之三十年于茲今春仲始得鄉友王叙之所受于月湖楊公方震抄本間亦字有差漏叙之稍加訂正取儒先辨論增入之以便觀閱正以書肆板木無行虞四方人士之所思卽正蚤歲之所求也遂出俸易木募工

刻于南都織思其居之軒

正德癸酉夏六月麻城汪正謹序

參校受業姓氏

陳正朔牧亭 晉江 鄭開子明 莆田

鄭亦鄒居仲 海澄 余祖訓田生 南平

徐恕近齋 臨清 薛士璣仲箕 福清

吳瑞焉象真 福安 史大範子疇 晉江

范士麟衡持 商丘 施松齡青侯 古田

陳羹臣作梅 閩縣 林縉子紳 閩縣

張文炘峴玉 候官 鄒祖頊帝賓 光澤

蔡世遠聞之 漳浦 黎致遠寧先 長汀

張福永次脩 南靖 李丹桂月階 晉江

張福昶季長 南靖

方矩良炳 候官

陳仁子容 閩縣

翁葉峻維幾 福清

林中桂永繼 閩縣

蔡其默緘三 福清

祝欽宸載叅 福清

胡慥思若 閩縣

楊振綱明憲 古田

陳兆蕃茂衍 晉江

何維嶽禮宗 晉江

劉鴻畧渭三 尤溪

蔡衍鏡宮閩 漳浦

陳紹廉尙友 羅源

周九華其蓮 晉江

林起渭伊仲 永福

張焯彤伯 候官

林正泰章厚 候官

葉日燦藻卿 閩縣

陳舜任爾光 候官

陳嘉璧以安 福清

鄭三才廷瓚 候官

劉兆基開周 閩縣

趙洵又蘊 閩縣

廖鳳翮長傳 候官

嚴夢兩伯任 長樂

蔡鏊同溪 漳浦

黃裳坤五 建寧

卓如松特峙 莆田

李榮芳桂馨 建寧

陳夢林少林 漳浦

林元之又備 莆田

張如蕙蔣百 海澄

張萬年進玉 候官

蔡徵溫叔玉 漳浦

黃衍元度 邵武

藍鼎元玉霖 漳浦

吳振蛟層三 南安

閔一達希上 晉江

余祖蔭仲槐 南平

蔡鳴珂唐里 漳浦 李載詠聲遠 晉江

耿繡彝用中 太康 連 青柳邨 建寧

趙孟燠幼和 龍溪 汪奇猷嘉仲 平和

徐文燦衣雲 建陽 吳 濂元一 福清

李光墀廣鄉 晉江 李光型儀鄉 安溪

柳 琿荆石 壽寧 陳 潤肅雨 連江

黃 滌庭開 莆田 原 敬元功 撫州

吳光珠亦什 福安 張可定維求 寧化

郭人麟家端 福清 林正青洙雲 侯官

蔣 苞則九 福州 張夢芳岐伯 順昌

李松齡麟蒼 漳浦 郭元曼慶伯 南靖

陳 漢廣生 閩縣 吳諒朋爾錫 惠安

原徵麟天石 撫州 周 永祈聲 永春

陳石鍾非蘊 晉江 張朝剛明毅 建安

徐章貞南史 興化 王天樺君實 莆田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克擴得去則爲

恕心如何是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
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
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
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
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却須教他識箇體段始
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配氣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利心私而
已矣輪迴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而太虛決知其無
盡必爲輪迴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也且
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於
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
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違
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
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脚底
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
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

身體麻痺不知痛痒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着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

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閒閒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過位則勃如升堂則屏氣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叅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卽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卽知顏子看得來親切博我

以文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于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予問橫渠教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

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
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
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
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
廢了這箇也不是又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
一物了增錄朱子語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
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舒必
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
間須仔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
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鎗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
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
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
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
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
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却一分
天理存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
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

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卽說循字不著勿忘又
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
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
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
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
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
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
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
却是自家拈出來

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何以驗之曰
只議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爲官
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
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
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抄欲高其價者增六
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抄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
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抄價歲額
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
累人去裡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
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卽三五年不能定疊
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
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
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
人神宗又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
畱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問溫公所學如何謝曰曾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
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裡將
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呂微仲何如謝子曰他不
合尙有貴賤相態在不是明道嘗曰宰相呂微仲須做
只是這漢俗呂晉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食

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
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
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伯甚
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
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
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
宿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
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
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
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伎只傳顏子得心

齊

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下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者須是天人合一始得邵堯夫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

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謝子因曰昔富彥國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于震邵曰一起于乾問兩說如何謝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何故却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息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措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

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
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
許多事邵卽默然邵精於數知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
之理便將此事來把在掌握中直敢做大以天自處如
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衆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
兒樣看直是不管你也可謂豪傑之士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在鄂縣作
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
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會
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

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
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
此是英雄問周恭叔恁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
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裡明道門擺脫得開
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
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
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
過化甚親切

古詩卽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
無感動興發處只爲泥却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

他又渾不會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
 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
 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
 於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
 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
 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
 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
 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
 句橫在肚裡怎生得脫一此下有
 廼云字莫道章句便將堯舜
 橫在肚裏也一此下不得
 有卽字

察見天理恐非本文之訓

增錄朱
 子語

問為政如何謝子曰吾為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吾信
 既立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債則
 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為之期
 期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胥吏稟吾約束者
 中為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其罪不復縱
 凡此皆所以示吾信余又問處事何以得其要謝曰試
 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人便令於引上作三項開說某
 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見即時便見得事因
 問當不用更看原詞謝子遂言曰吾每就事着工夫學

只如喜怒逐日消磨須要去得盡余問吾丈應是銷去
多時曰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
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含養始得
余又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恁
地手段此方風俗至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子貢稱
孔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還這老子始得爲他與天合一變
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
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麟趾

騶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
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
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
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
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
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
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

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裡有許多分別

問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醫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

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窮夫理只將拈匙把筍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裡一如于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裡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裡他見做出許多掀天

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已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爲更

不作用

增錄朱子語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卽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大高吾儒要就上而體認做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裡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

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已上底資質始得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却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爲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謝子曰術者處事之名人涉世欲善處事必先更歷天下之事事旣更歷不盡必須觀古人準則只讀左傳亦可以見矣如隱公欲爲依老之計或勸之卽真公以誠告

之其人不自安反見殺隱公失之不早決斷耳推此類
可以見其餘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
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
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
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余
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
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
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在房裡喫爲甚恁地
門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

全在矜字曰此說是

增錄朱子語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
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
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此事須有根
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
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
來斬斷便沒事

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
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
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

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途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淫出于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並無健羨底心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爲克已學盡舍之有一好

硯亦把與人

增錄朱子語

問死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子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曰此便是答

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亢欲接之道士封一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日却信一道上胡說我今後更不來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着寫不得不信底把着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只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日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

與漁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
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
不可這裡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
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子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
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口皆是
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言
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

有便有道無便無是何有底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
今都說得粗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
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
便無則不可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
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
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說得好
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
入地生出又成樹子便卽這大樹也

以上增錄
朱子語

謝顯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世間無這箇活弄

底道理有道無不得無道有不得胡敬齋語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
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
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
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
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我自有
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
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灑掃應對
上做起曰灑掃應對上學却似太瑣屑不展拓曰凡事

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
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吝物底心將天
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
上心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
與行平地上一般只如灑掃不著此心怎灑掃得應對
不著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爲此古人須要就灑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
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

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如此類此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

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

增錄朱子語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啞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

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子路百世之師棟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而用之此將以爲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俱往非

敬乎萬變而此心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
謂此耳

觀盥而不薦絜其誠矣何必薦也此所以爲神道設教孔
子不欲觀禘自既灌而往者此也

食正欲飽居正欲安無求飽求安之心何也斂於事則如
天運而不息慎於言則正辭氣而出之也就有道而正
焉非忘我者不能

顏子擴克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
粹美

血氣之屬有陰陽牝牡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氏所

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爲日以念爲雲去念見
性猶披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當事者吾儒以
名利關爲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爲難透釋氏不窮理以
去念爲宗釋氏指性於天故蠢動含靈與我同性明道
有言以吾儒觀釋氏終於無異然而不同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有
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夫
必有事焉而勿止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
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
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子間有大臣氣象不以言色假人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

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

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

智知生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問禮謂致生爲不知此謂致生爲知曰那只是說明器

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

謝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嚮他便無了

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

朱子語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

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德可以易言邪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

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

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鬼神之爲德盛矣乎

養氣延年則人勝天矣曰不外乎一氣耳

易之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蔽蒙不通者包之

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藏怒宿怨包

蒙也以愛兄之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

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飽則颺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了人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酴醿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他未有進處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

事父母有輕重否曰無輕重曰父母所見不同從父而母不悅順母而父不悅則如之何曰凡人子之所欲固有父母制之不得者矣苟欲兩順之獨無方便乎若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也曰親之心或有逆於義理則亦以親之心爲心乎曰未論到此但只盡自家愛親之心苟盡矣或得罪於鄉黨州閭則歸之無可奈何耳所以從兄者爲愛親也故從此推去至於兼愛萬物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

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如何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煉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一夢問何故却遲曰如挽弓到滿時使難開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却煞長明道曰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須放開不放開只是守開又近于放

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卽是放開也

國史不特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

明道初見謝顯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

